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履園叢話

〔清〕錢泳撰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履園叢話上

〔清〕錢泳撰

中華書局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履園叢話

〔清〕錢泳撰

張偉校點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21³/₈，印張·336千字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成都第1次印刷

印數：1—12,700冊

統一書號，11018·819 定價，2.00元

點校說明

我國古代筆記之作，肇始六朝，經唐、宋、元、明各代的不斷發展，到清代達到全盛時期。清代筆記的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舉凡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文物典籍、金石書畫、詩文詞章、人物軼事、社會異聞，以至各地的風俗民情，都有所記載。可以說，清代的筆記種數之多，涉及方面之廣，都超過了前代。錢泳的履園叢話，就是清人筆記中較有參考價值的一種。

錢泳生於公元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卒於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初名鶴，字立羣，號台仙，一號梅溪，江蘇金匱（今無錫）人。能詩，工書，尤長隸書，所摹唐碑及秦漢金石斷簡不下數十百種。著作也多，有說文識小錄、守望新書、履園金石目、梅溪詩鈔、蘭林集等。錢泳一生，未至顯官，長期作幕客，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所以見聞較廣。他交往的人物很多，在北京時，曾結識當時著名書法家成親王、永理，詒晉齋法帖的摹刻，即出自錢泳之手。作者這種廣泛的社會閱歷，已反映到履園叢話一書中，使他的書內容比較豐富。

履園叢話共二十四卷，基本上一門爲一卷，計有舊聞、閱古、考索、水學、景賢、耆舊、臆

論、譚詩、碑帖、收藏、書畫、藝能、科第、祥異、鬼神、精怪、報應、古蹟、陵墓、園林、笑柄、夢幻、殿以雜記兩卷。單從門類我們就可以看出，此書正體現了筆記廣和雜的特點。書中所記，多爲作者所親身經歷，敘事具體翔實，即使得諸傳聞，也必指出其來源。

由於本書門類繁多，且門類之間，各不相屬，若系統概括它的內容，比較困難，這裏只能就其各門的大致內容、史料價值簡單作些說明。

舊聞一門，多記明末清初軼事，屬於稗乘野史之類，可供治史者撷拾。其中有些條目提供了較爲重要的史料。如「田價」、「米價」、「銀價」諸條，記載了明末至清道光年間田、米、白銀價格的變化以及銀、錢兌換的比例。如「康熙十六年，蘇、松、常、鎮四府大旱，是時米價每升七文，竟長至二十四文。次年大水，四十八年復大水，米價雖較前稍落，而每升亦不過十七文，雍正、乾隆初，米價每升十餘文。二十年蟲荒，四府相同，長至三十五、六文，餓死者無算。後連歲豐稔，價漸復舊，然每升亦祇十四、五文爲常價也。至五十年大旱，則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後，不論荒熟，總在廿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間爲常價矣。」這裏具體記載一個地區在不同年代米價的漲落，是難得的經濟史資料。

閩古一卷，是作者的金石文字經眼錄，或記傳世彝器的收藏流傳情況，或考訂器物文字的時代，或鑒定器物的真偽，或評論其書法特點。其中「銅鼓」條關於銅鼓起源的考訂，作者

糾正了前人和當世學者的誤說，認爲銅鼓起源于西南的苗族，這一結論和現在學者的論斷大致相合。

考據之學，並非作者所長，其考索一門，雖亦出經入史，廣徵博引，而精義無多。其中有些條目，也間有可取，如海市蜃樓條：『王仲瞿嘗言：『始皇使徐福入海求仙，終無有驗。而漢武亦蹈其前轍，真不可解。此二君者，皆聰明絕世之人，胡乃爲此捕風捉影，疑神疑鬼之事耶？』後遊山東萊州，見海市蜃樓，始恍然曰：『秦皇、漢武俱爲所惑者，乃此耳。』其言甚確……因悟蓬萊之海市，又安知非上古之樓臺城郭乎？』當然，作者對於海市蜃樓這種自然界光折射現象還不可能作正確的解釋，秦皇、漢武求仙之舉也未必由此，但他的解釋還是接近科學的，可以給人一些啓發。

水學門主要記述三吳地區水利工程的興廢、河道的變遷、歷代治水的得失利弊。這些資料，可作爲研究水利史及歷史地理之一助。

其景賢、耆舊、科第諸卷，雖說作者旨在「勸孝弟，警薄俗」，「思老成，奉楷模」，以及「紀人材之盛」，但涉及人物較多，且內容多關文人學者的學行、經歷、交游和遺聞軼事，客觀上爲我們保留了不少人物傳記資料。其中有些人物並不見於史傳，這些史料就比較寶貴，有的人物雖然史書有傳，但與此互有詳略，因而，這裏的記載仍然具有參考價值。

「譚詩一門」主要談選詩的標準和關於詩的鑒賞。同時也收集了一些詩人的生平資料以及一些無名氏的詩作。作者雖然能詩，但鑒賞力平平，無甚可取，倒是有關詩人的生平資料及所錄某些詩作，對研究者更有用處。

「碑帖、收藏、書畫、藝能等門」為作者所長，是本書較有參考價值的部分。「碑帖門中」周石鼓文一條，記述了我國傳世最早的石刻「石鼓」的流傳過程，並臚列了歷代各家對石鼓文所屬時代的看法，指出明人楊升庵全文拓本之偽和清人孫星衍以假當真為「好奇之甚」。作者雖未對石鼓的年代發表自己的意見，他所收集的資料，無疑為研究石鼓文提供了方便。「宋刻」、「明刻」、「本朝刻」諸條，歷數宋至清著名法帖的鈎勒摹刻的經過，各種法帖之間的分合補綴情況，還品評了各種刻本、拓本的優劣。「偽法帖」條，鑒別了各種名帖的贗品，指出其作偽的特點、偽迹。由於作者長於書法，鑒別力亦較高，尤其應注意的是，不少著名法帖的摹刻，錢泳親與其役，對其中的奧秘，作者知之甚悉，因而他的意見往往是中肯的。以上各節是研究帖學較為重要的資料。「收藏門」主要內容是記述自唐至元代名畫、名帖的收藏流傳等情況，對所收的每一種帖、每一幅畫，必詳記其字數多少、卷幅的尺寸，審辨其紙張墨色，詳錄歷代收藏家的圖書印記。對於從事書畫的收藏和鑒定的工作者來說，是有用的資料。其論書學部分，可視為我國書法藝術的發展簡史。對於書體的演變，從鐘鼎文、篆隸直至行楷，作了簡要的

介紹，分析了歷代各個書法流派的淵源，探求著名書法家的風格，品評其藝術造詣的深淺，並爲初學書法的人指出學書的門徑。當然，有些意見可能出於作者一己的愛好，未免失之於偏，但總的來說，還是可取之處爲多。

此書中祥異、鬼神、精怪、報應、夢幻諸門，或宣揚封建迷信，或進行因果報應的說教，還有其他不健康的描述，這是本書的糟粕。但在這類條目之中，有些也在客觀上提供了較有價值的研究資料。如祥異門「妖言惑衆」條，記載了嘉慶二十年安徽巢縣人方榮升聚衆起事的始末，對這次起事的宣傳手段、組織形式、起事的經過等，敘述頗詳，清實錄亦載其事，但遠不如這裏具體。這就有助於對清代中葉農民鬭爭的研究。

本書古蹟、陵墓、園林諸卷，可以說是作者游歷河北、北京、山東、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的實地考察記錄。各地的文物古蹟、山林別業、舊寺古剎，作者每到一地，必詳記其所屬時代、方位、道里、建築的規模特色、興廢經過等，並附載有關的詩詞文章，尤其對我國園林之冠的蘇州園林，更言之甚悉。這些記載非但可備文物考古工作者參考，也可供游覽訪古時閱讀，使人增長地理和歷史知識。

笑語諧言，間有可取，它不僅是使人解頤，往往在幽默之中暴露出那個時代的種種黑暗、腐朽、齷齪的社會現象。笑柄一門中有不少條目即是如此。如「讀時文」條：「余少時見鵝湖華

思愚先生，爲人質直，好學不倦。或有謂先生曰：『鵝湖真讀書里也。』先生曰：『此處並無讀書人，子何以見？』或驚訝曰：『若某某者皆諸生，有名於場屋，何謂無之？』先生曰：『子言謬也，此讀時文者耳，烏得謂之讀書人耶？』三言兩語，就反映了當世人對於熱衷於通過習時藝以獵取功名利祿之輩的鄙視，對八股取士的諷刺也入木三分。又如「戲言」條：「吾鄉華雨棠先生通申韓之學，有名公卿間。嘗曰：『吾長子才庸而糊塗，故使其出仕，次子才敏而練達，故使其治家。』聞者莫不笑之。」一針見血地指出封建官吏的無能和糊塗。「陋吏銘」則極盡巧妙諷刺之能事：「近日捐官者，輒喜捐鹽場大使，以其職與知縣相等，而無刑名錢穀之煩也。有揚州輕薄少年用劉禹錫陋室銘而爲陋吏銘者，其辭曰：『官不在高，有場則名。才不在深，有鹽則靈。斯雖陋吏，惟利是馨。絲圓堆案白，色減人秤青。談笑有場商，往來皆灶丁。無須調鶴琴，不離經。無刑錢之聒耳，有酒色之勞形。或借遠公廬，或醉竹西亭。』孔子云：『何陋之有。』」活畫出封建官吏的唯利是圖面目，揭露了封建官僚制度的黑暗沒落。這些笑話，確有一定的社會意義。

本書最後兩卷爲雜記，其中多數條目沒有什麼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但也間或有可資參考之處，如「裹足」條關於裹足起於何時的考證，就言之鑿鑿，引證了大量證據，認爲裹足始於五代。這一結論，在今天看來也還是站得住腳的。同時，作者還亟言裹足之弊，認爲婦女裹

足，「無益於生民，有關於世教」，是「戕賊人以爲仁義」。這種見解，出自當時封建士大夫之口，還算是難能可貴的。

總的來看，履園叢話一書，雖然瑕瑜互見，精華和糟粕並存，應該說它在清人筆記中還是屬於比較好的。它對於文史研究工作乃至自然科學史某些問題的研究，都具有參考價值。自然，由於作者所處的時代和他的階級局限，不可避免地會在書中反映出他的封建士大夫的立場觀點，這是我們在閱讀時應該注意的。

履園叢話只有道光十八年述德堂一種刊本，這次整理，除標點分段以外，對一些版刻錯字也做了改正。在整理過程中，我們發現少數文字可疑，或者是版刻錯訛，或許是作者的疏忽。對此，我們盡可能查對有關資料予以改正，個別無從稽考的，只好一仍其舊。

這次整理，盡管我們做了一定的努力，但限於水平，可能還有標點的錯誤和當改而未改的錯字，希望讀者隨時指正。

張偉

履園叢話序

履園主人於灌園之暇，就耳目所睹聞，著叢話二十四卷，間以示予曰：「吾以是遣愁索笑也。」孫子讀而歎之曰：「此非遣愁索笑之爲也，先生欺予哉！」主人改容起曰：「噫！子知我者，試爲我序之。」其曰舊聞，識國初軼事，備野乘也。曰閱古，釋所見三代、秦、漢以來法物而資小學也。曰考索，雜取古書事物疑義以證心得也。曰水學，論三吳水利之不可緩也。曰景賢，勸孝弟，警薄俗也。曰耆舊，思老成，奉模楷也。曰臆論，警頽風也。曰譚詩，正雅音也。曰碑帖，從所好也。曰收藏，慨煙雲之過眼也。曰書畫，示正法眼藏也。曰藝能，卽形下以見道也。曰科第，紀人材之盛也。曰祥異，明天地之大也。曰鬼神，曰精怪，窮陰陽之變也。曰報應，昭天人之合也。曰古蹟，曰陵墓，曰園林，記雪泥之鴻爪也。曰笑柄，寓莊於諧也。曰夢幻，示實於虛也。而以雜記終焉。舉凡人情物理，宇宙間可喜可愕之事，無不備也。此溫伯雪子目擊道存之意也。序既畢，以復於主人曰：「履園之義何昉乎？履之言禮也，將以辨上下，定民志也。顧履而園，則責於邱園之象也。其殆將託於堯堯者，以諷世與？抑話者，言之善也，不話於朝而話於野。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履之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

吉_三。履園有焉。然則是話也。卽以爲遣愁索笑可也。道光五年冬十月前翰林院庶吉士昭文孫原湘序。

履園叢話序目

昔人以筆筭爲文章之唾餘，余謂小說家亦文章之唾餘也。上可以紀朝廷之故實，下可以採草野之新聞，卽以備遺忘，又以資譚柄耳。余自弱冠後，便出門負米，歷楚、豫、浙、閩、齊、魯、燕、趙之間，或出或處，垂五十年，既未讀萬卷書，亦未嘗行萬里路。然所聞所見，日積日多。鄉居少事，抑鬱無聊，惟恐失之，自爲箋記，以所居履園名曰叢話。雖遣愁索笑之筆，而亦齊諧、世說之流亞也。曩嘗與友人徐厚卿明經同輯熙朝新語十六卷，已行於世。茲復得二十四卷，分爲三集，以續其後云。道光十八年七月刻始成，梅花溪居士錢泳自記，時年政八十。

履園叢話二十四卷

總目

叢話一	舊聞	一
叢話二	閱古	二九
叢話三	考索	六一
叢話四	水學救荒附	八七
叢話五	景賢	一八
叢話六	耆舊	四四
叢話七	臆論	七五
叢話八	譚詩	四
叢話九	碑帖	三一
叢話十	收藏	六二
叢話十一	書畫	八四

叢話十二	藝能	三二〇
叢話十三	科第	三三五
叢話十四	祥異	三五六
叢話十五	鬼神	三九三
叢話十六	精怪	四二〇
叢話十七	報應	四四三
叢話十八	古蹟	四六七
叢話十九	陵墓	四九二
叢話二十	園林	五一九
叢話二十一	笑柄 惡俗附	五四七
叢話二十二	夢幻	五七九
叢話二十三	雜記上	六〇一
叢話二十四	雜記下	六三三

叢話一

舊聞

有福

皇朝定鼎，大難悉平。顧有明諸藩僭號自立，江南則有福王，浙西則有潞王，浙東則有魯王，江西則有益王，福建則有唐王，兩廣則有桂王，旋竄入楚、入黔、入滇。是時滇、黔大亂，始而土司普吾沙，繼而張獻忠、孫可望、李定國，日尋干戈，摧殘粵、楚，而海寇鄭成功乘機竊發，肆擾江南，其他揭竿持挺者所在多有。王師征討，歷十有八年，剪除殆盡。乃越十年，而耿精忠叛于閩，尚之信叛于粵東，孫延齡叛于粵西，吳三桂叛于滇、黔、陝、甘、楚、蜀，流毒尤甚。雖曰劫數，其中玉石俱焚，正復不少。今幸遇承平之世，聖聖相傳，且又生于蘇杭福地，自當立心行善，各執其業，以答天庥。諺有云：「有福不可享盡。」願人人深省焉。

天道好還

雲南五華山故宮，桂王所建。順治丁亥，洪公承疇督師由貴筑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於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旁搗其虛，至黃草壩入城。桂王遁至阿瓦，三桂以重賞購得之，縊於桂陽府。遂以功封平西王，鎮守雲貴，因據五華山故宮，增脩十有餘年，備極壯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潮州鎮，劉進忠首叛，遙爲聲援。平藩尚可喜發兵討之，以次子尚之孝督師，屢出無功。乙卯歲，三桂僭尊號，丁巳，病死。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自福建進征，粵西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三桂孫僞洪化，斬之，滇南大定。金陵邵爲章有詩云：「擒人卽是人擒處，誰道天公不好還。」

沈百五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揚，號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疇于客舍。是時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爲非常人，見其窮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爲西席，卽課承疇。故承疇感德，嘗呼沈爲伯父。後承疇已貴，適山東河南流賊橫行，淮河糧運輒阻，當事者咸束手。於是洪薦百五，百五乃盡散家財，不請帑藏，運米數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見，授戶部山東清吏司